

我很佩服老祖宗造字之妙,那个“旦”字形象地描述了一轮红日喷薄而出时的情景:上为朝阳,下为天际线。

所谓天际线,天地相交之线也。古人创造“旦”字的时候,放眼一马平川,日出之际的天际线即地平线。

在新疆罗布泊追寻彭加木的那些日子里,每当傍晚遥望四周无际黄沙,我的脑海里常会蹦出唐代诗人王维《使至塞上》一诗中的名句:“大漠孤烟直,长河落日圆。”那日落时壮丽的画面,跟“旦”字相仿,横亘于远处的是—条笔直的地平线。

我乘坐游轮,在波澜壮阔的加勒比海航行,这时候天海交融之处是一根蓝色的天际线。在甲板的躺椅上看久了,渐渐陷于视觉疲劳之中。一旦在这平直的天际线上见到一个黑点,我就会无比兴奋起来,这意味着茫茫前方出现了陆地。

当我钻出大兴安岭浓密的原始森林,站在山顶的防火瞭望亭上俯视四周,群山逶迤腾细浪,绿色的天际线从直线变成了起伏伏的曲线。当我斜倚在阳朔江轮的栏杆上,这时出现在我眼前的天际曲线变得生动活泼,桂林的

辞别旧岁,祈福来年。岁末之夜,去龙华听钟成为沪上迎新的一种传统习俗。我听过远近不少寺庙的钟声,韵律相同,意境各异。灵隐寺的钟声幽古空灵,寒山寺的钟声悠远苍凉,都不及我对龙华寺情有独“钟”。

龙华寺始建于三国吴赤乌年间,有诗曰:“三月十五春色好,游踪多集古禅关。浪堆载得钟声去,船过龙华十八湾。”说的就是龙华寺当年的盛况,每年农历三月十五庙会,远近各方香客载舟而来烧香拜佛,聆听梵宫钟鼓之声,朝至暮归。满船善男信女齐声诵颂经文,顶膜礼拜,尤为庄严。龙华寺钟楼内悬挂着一口的青龙铜钟,铸造于清光绪二十年,高约2米,重达3000斤。此钟震声洪亮,如惊雷行天。“当,当”洪亮浑厚的钟声在夜色中回荡,顿觉心灵在颤动,伴随着古寺千余年的时光荏苒,那响彻云天的钟声像一个歌者、又像—个舞者,在舞动不同的视觉色彩中,钟声变成了有形有踪的天籁之音。木杵撞击青铜发出的振荡之声,就像汹涌不息的海浪,一波一波涌来。那一记记的钟声直上云霄,又从天而降,就像是天上仙乐,飘飘然从高处落到了伸展的树冠,落到了沪城的屋檐,然后才慢慢地消逝在远方。

这钟声之所以梵音回荡,绕梁不绝,是在祷告芸芸众生,洗涤尘俗,平息心境,在超凡脱俗的意念中,摆脱尘世的喧嚣,求得和谐安宁。

在一次门诊快结束时,一对中年夫妇走进了诊室。患者是名妇女,她满脸愁容,仔细询问了患者病史,了解到,这位患者近二个多月来,反复头痛,以左侧为主,偶尔也有双侧同时疼痛,呈跳痛,严重的时候会有恶心呕吐。一般,休息半天至一天就能缓解,严重的情况下要服用止痛药才能改善。但曾至外院检查头颅MRI提示未见异常。让患者烦恼的是,这种头痛,有时与稍微劳累有关,但大部分情况下没有诱因就发作,一旦发作,她就要卧床休息,才有缓解可能。由于她还在工作,并且家中有老人和孩子需要照顾,一旦头痛发作,严重影响了她的日常生活。而且由于外院检查都没有任何问题,因此患者这次试着来求助中医。

这位患者所患的疾病是较为典型的偏头痛。偏头痛是临床最常见

奇峰怪石在天际演绎着无数神话,或是王母娘娘下凡,或是孙猴子出世,或是玉兔捣药,或是嫦娥飞天。

沙漠、大海、森林那黄褐、湛蓝、翠绿的天际线,都是“纯天然”的。倘若在山顶之上,有亭翼然,或古寺掩映,或层塔矗立,经这些人工作元素点缀之后,天际线更加动人。在西班牙

美轮美奂天际线

叶永烈

高速公路之侧,我看到那山巅之上不是亭台寺塔,却是无比壮硕的黑色公牛的剪影。这黑色公牛高达14米。从公牛脚下露出铁架可以看出,那是把巨大的铁皮裁剪成公牛形象,固定在山顶的铁架上,再刷上黑漆。一打听,方知这黑色公牛是西班牙著名酒业集团的商标。

西班牙原本不许在高速公路旁竖立商业广告,然而由于西班牙人喜爱斗牛,赞赏公牛的彪悍有力,破例允许矗立公牛商标,以为天际线上的黑色公牛形象具有美学与文化的双重价值。

当我走进城市,天际线完全变了,从“纯天然”转为“人造”。漫步在北京故宫,高高的城墙和皇宫

的斗拱飞檐,成了天际线上新的人造元素。在现代化的城市,则以高低错落的高楼大厦组成了崭新的人造天际线。这种城市天际线在群楼角逐之中,唯高是从,谁矮谁就淹没在天际线之下,谁高谁就能够突兀于天际线之上,即所谓“鹤立鸡群”,天际线上只有鹤,没了鸡。

尤其是在大都市,摩天大厦成为天际线的主角。不论是在上海陆家嘴,还是在纽约曼哈顿,摩天大厦相拥而立,像尖刀,似长矛,刺向苍穹。每一幢高楼的楼顶,戴着形形色色的“帽子”,有的细又尖,有的半球形,有的三角形,有的长方形,使天际线丰富多彩。内中,最吸引眼球的,就是其中最高的“鹤”,诸如陆家嘴的东方明珠塔、上海中心、环球金融中心、金茂大厦。这些突出于天际线的顶尖建筑,往往成为一座城市的地标式建筑。诸如迪拜的高达828米的哈利法塔、台北的101大楼。

我去法国马赛,那里凸出于天际线的地标式建筑,是加尔德圣母院。这座圣母院并非摩天高楼,但是在马赛各处都能见到圣母院顶上的金光闪闪的镀金圣母雕像。那是因为圣母院是建造在150米高的山丘之顶,所以醒目地冒出了马赛的天际线。

变幻多端的城市天际线,在蓝天白云映照之下,才显得楚楚动人。特别是在红日东升或者夕阳西下之际,天空变成血红,而逆光下的天际线变成高楼黑色轮廓线,红与黑构成庄重的画面。入夜之后,彩色灯光勾勒出五光十色的城市天际线,如同黑丝绒上一串美轮美奂的夜明珠,无比绚丽。然而在灰霾满天的时候,都市天际线遭到严重侵蚀,变得模糊不清甚至消失,令天际线黯然失色。

天际线,一条用线条描摹的彩虹。不论你行走在乡间小道,行车于高速公路,不论你行船于滔滔大海,行进于大街小巷,不断变化的天际线一直展现在你的前方,令你不停地追逐,不断地前行。

黄宁静

起病于儿童和青春期中,中青年期达发病高峰,女性多见,人群中患病率为5%~10%,常有遗传背景。目前它的发病原因尚不完全明确,除了一定的遗传因素,还可能与内分泌代谢,饮食与精神因素相关。在临床上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有这样的困扰,这与长期长时间使用电脑或手机有一定关系。目前偏头痛西医治疗上常使用

西比灵(盐酸氟桂利嗪)。但西比灵运用于预防偏头痛为主。偏头痛患者的中医辨证以湿热痰阻及气虚血瘀两个证型为多见。这个可能与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有关。身体素质下降,气血亏虚,逐渐出现了血瘀及湿热。气虚血瘀的患者通常面色较苍白,唇色暗,有齿痕,临床上运用益气活血辨证处理,加上钩藤,川芎,白芷,白芍等辨病用药。湿热痰阻的患者,通常头痛还伴有头晕,闷胀的感觉,舌苔厚腻,睡眠质量差,白天昏昏欲睡,临床上笔者运用祛湿化痰驱邪,舌苔厚腻好转后再配合补气之药调养。文章开头的那位患者属于湿热痰阻证,经过一个月的治疗,头痛大为改善。

同时告知患者,预防偏头痛,要做到生活规律,适当运动,少压力,少饮酒,避免辛辣刺激的食物,简单的生活还给你一个健康的身体!(作者为中医医院脑病科主治医师)

小时候,我曾看过一本书,说是有一老人,那时候老人已经不下田了,大部分时间在家里打草鞋。他打草鞋不是为了上集市卖,而是挑到岭中的凉亭去,挂在那里给过往的客人和挑夫自由替换。那凉亭是窑工、柴夫、跑单帮的小贩、过路的客人途中休息的地方。前不着村,后不着店,草鞋坏了,常常把人急得一筹莫展。老人知道后,就开始往那里送草鞋。

前几天,我在我们小区的休闲亭里也看到有几双鞋挂在那里,不过不是草鞋,而是几双放在塑料袋里的洗得很干净的小孩旅游鞋。塑料袋里还有一张纸,上面写着:这是我宝宝穿过的几双鞋,现在宝宝大了,穿不下了,哪家宝宝如果穿得下,又不嫌弃,就拿回去穿。鞋,我已经洗干净,并且消过毒了。过了几天,休闲亭不仅有鞋,还有衣服、玩具等。有一位居民还在包

俗话说:“常洗衣,常洗澡,常晒被子少生病。”但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大部分石库门里都没有浴室浴缸,“常洗澡”是件难事。夏天,有两间房的人家还能在内室放个木澡盆作临时浴室,家人可待在外间。可是只有一间房的居民,如我家二楼七平方米的亭子间住着三代四个人,那就只能一人洗澡,其他人都出去乘凉或逛街。所以许多小屁孩就在家门口“裸浴”;也有成年男子晚上穿着短裤,光着上身在小弄堂里冲凉。

到了冬天,家里都没有空调或加热器,居民只能花一两毛钱挤到公共浴室去。那岁月,一星期洗一次澡算是“奢侈”的。为此有“创客”发明了一种“神器”——家用塑料浴罩。浴罩挂在浴盆上,先倒上几壶开水或把烧旺的煤炉拎进去,等热气把浴罩撑得鼓鼓的再取出炉子进去洗澡。我妻子常用这玩意儿为幼女洗浴,深切体会是煤气呛人,热气不够,只能速战速决。

鲁迅《祝福》有言:“旧历的年底,毕竟最像年底”,全民洗澡就是最像年底的标志之一。春节前几天,每家浴室的大水池里从早到晚都人头济济,油腻蒙蒙;每个莲蓬头下也拥着好几个人,难免会磕磕碰碰。女浴室就更人满为患了。我常看到一些阿姨扶老携幼,提着装有衣物的

大网袋在门口排长队,而洗完澡出来的人头发还湿漉漉的来不及擦干。可她们个个满脸红亮,笑逐颜开——呵呀,洗去了一年的晦气霉运,可以迎来新年吉祥喽!

在那个年代,最艰苦的是上山下乡的知青。我妻子曾在一个穷乡“修地

微点赞

杨月琴

装袋上写着这样一句话:物尽其用,低碳生活。人们把这个休闲亭称为“爱心驿站”。我给这种传递爱心的行为点个赞。

老家在浦东川沙,小时候在农村见过捡粪的人,他们一手拿着长柄簸箕,一手拿着粪勺,抢在社员们出工以前到乡间道路、广袤田野去捡粪。那时候有一句口号,叫做“庄稼一枝花,全靠肥当家”。几十年过去了,再没见到过捡粪的人。一则我回城了,再有就是农村现在也不用粪便作肥料了,都用化肥了。

但前几天,在我们小区的花园里又见到一个捡粪的人,一个捡狗屎的老人。他是我们小区小王的父亲王老师,他自称是“老漂一族”。王老

师,烧火的柴禾经常不够用,有时要烧晚饭就没柴烧热水洗浴,要洗热水澡就得饿肚子。有位老三届把孟老夫子的名句幽默了一下:饭,我所欲也,澡,亦我所欲也,二者不可得兼,舍饭而取热水者也……那时最令人羡慕的是大型国企的职工,单位里每天开放浴室,不但能洗热水澡还能洗脏衣服,高福利哟!有的大厂还发家属券,我也有几次去“蹭浴”。

“文革”结束,我考进了大学。于是,夏天同学们一起在小浴室里洗冷水澡,冬天在大浴室享受热水和暖气。有几个歌手还飙高音,《我的太阳》PK《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》,歌声水声笑声满堂回响,真有点爽歪歪了……

怎么也没想到二三十年后,我会在风起云涌的买房热潮中有所斩获。如今我住的私宅里有两个卫生间,一间可淋浴,一间可泡澡,还装了暖风机和排风扇:沐浴从此由难事变

来。儿子见相机不用,便跟我说:“爸爸,那小相机你用不上了,可以给我吗?”“可以,以后它就是你的了。”我爽快答应了他。教了一些简单的使用知识后,儿子就拿着相机“咔嚓”起来,这里“咔嚓”一张,那里“咔嚓”一张,一会给爷爷“咔嚓”一张,出去玩时,我拎我的大相机,他就带着他的小相机。拍到有趣的照片,儿子会拿出来给他的小伙伴们欣赏,看着他们专注的神态,我被逗乐,赶紧抓拍下来。

分享快乐

张国良

我喜欢摄影,至今买过三个相机了。我喜欢用镜头记录身边有趣的人和事以及美丽的风景。有空时,我也会带上儿子出去溜达。在我的影响下,儿子也对拍照产生了一些兴趣。给他拍照时,他会摆出酷酷的姿势。有时,我在电脑上整理相片时,他会煞有介事地给意见:说哪张拍得不错,哪张要如何裁剪才好看等。有时,我竖起拇指夸奖他,他更高兴了。

去年,我“鸟枪换炮”地买了部单反相机,之前用的卡片机便闲置下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洗澡的经历

俞昌基

